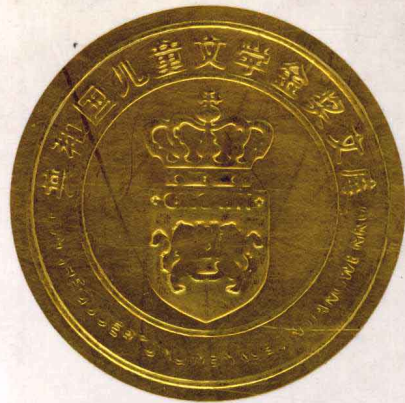




GONGHEGUO
ERTONGWENXUE
JINJIANGWENKU

[美绘版]



闪闪的红星

*Shan Shan de
Hong Xing*



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

1949-2009

李心田◎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共和国儿童文学

1949-2009

A decorative border of small, stylized flowers and leaves curves around the title.

闪闪的红星

李心田◎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闪闪的红星 / 李心田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7

(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

ISBN 978-7-5007-9339-7

I. 闪… II. 李…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0668 号

SHANSHAN DE HONGXING

(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张继凌 缪惟

美术编辑: 缪惟

责任编辑: 缪惟 唐威丽

责任印务: 杨顺利

责任校对: 永通校对公司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北京机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 × 1010 1/16

插页: 4

印张: 8.75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ISBN 978-7-5007-9339-7

定价: 15.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序言

XUYAN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成立60周年的盛大节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30部),集中展示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和概貌,是儿童文学界、出版界向新中国60华诞献上的一份厚重的礼物。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前进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走过一条光荣的荆棘路,一条光辉灿烂而又曲折崎岖的路。60个春秋,中国儿童文学经历的风雨历程,大体上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文化大革命”10年、改革开放30年三个阶段。“金奖文库”入选的30部作品,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儿童文学创作成就、实绩的缩影,大致勾勒出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1949—1966),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努力开拓、初步繁荣的时期。

共和国的诞生,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广大作家沉浸在开国的喜悦、幸福中,政治热情、创作热情高涨。党和政府也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要求大力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中国作家协会和广大作家积极响应,倡议每人每年为少年儿童写一篇作品。富有经验的老作家,生气勃勃的中青年作家,无论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还是成人文学创作的,都满怀激情地拿起笔来为孩子写作。作家们遵循党培养教育少年儿童的指示精神,学习、借鉴苏联儿童文学的经验,极其重视以爱国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年青的一代,作品题材内容侧重于反映学校、少先队生活和革命历史斗争两个方面。1956年,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又进一步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在创作实践中着力探求题材、样式的多样和作品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从而迎来20世纪50年代我国当

代儿童文学初步繁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开展对所谓“童心论”、“儿童文学特殊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儿童文学被诸多条条框框所束缚,出现了如茅盾先生所尖锐指出“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的毛病,但从总体上看,儿童文学还是迂回前进、缓步发展的。应当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儿童文学创作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批为孩子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收入本“金奖文库”的《宝葫芦的秘密》、《骆驼寻宝记》、《小溪流的歌》、《神笔马良》、《野葡萄》和金近、包蕾、孙幼军的童话,任大星、任大霖的小说,任溶溶、柯岩的儿童诗,以及未能收入的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都是这个时期优秀的代表作。

“文化大革命”10年(1966—1976),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百花凋零、一片荒芜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事业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儿童文学作家受到诬陷和迫害,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遭到禁锢和扼杀。“三突出”、“高大全”之类的谬论也严重侵蚀、污染了原本纯净的儿童文学园地。然而,也还有一些作者在夹缝中求生存,凭着社会良知,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努力按文学规律潜心写作,创作出了相当出色的作品,如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就是一例。它可以说是满目疮痍的儿童文学园地上罕见的一点儿收获。

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不断探索、进取、创新的时期,也是创作空前繁荣、成绩最为辉煌的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1978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随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工作》的社论,进一步打破了“四人帮”强加在儿童文学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诸多禁区。儿童文学作家心情舒畅,激情洋溢,重新拿起笔来抒写自己久埋心底的深切感受。这个时期短篇小说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随后,随着关于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儿童文学的特点等问题的讨论,作家们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得到更新,艺术上探索、创新的勇气得到鼓舞,不同题材、形式、风格的作品层出不穷。这样,20世纪80年代儿童文苑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花似锦的崭新气象,写下了异彩纷呈的新篇章,迎来了人们所说的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收入“金奖文库”的张之路、陈丹燕、常新港、沈石溪等人的小说,金波、樊发稼、高洪波、王宜振等人的诗,张秋生、周锐、冰波的童话,郭风的散文,郑文光的科幻小说,鲁兵的幼儿文学等,就是这个时期收获的优秀之作。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儿童文学创作曾一度略显徘徊、沉寂,创作队伍

也显露出青黄不接的迹象。9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同志把长篇小说、少儿文艺、影视文学列为重点扶持的“三大件”，要求创作出我们自己的、为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富有艺术魅力的儿童文艺作品，从而给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在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之后，思想、艺术上日趋成熟，已能较为自如地驾驭长篇小说这种容量大、结构更为复杂的文学体裁，从而掀起了长篇少年小说创作热、出版热。收入“金奖文库”的秦文君的《贾梅的故事》和未收入的曹文轩的《草房子》等，都是这个时段问世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精粹之作。长篇少年小说的兴旺，成了90年代儿童文苑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又对繁荣少儿文艺创作，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就又一次给儿童文学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面对市场化浪潮和外来畅销书的冲击，面对多种媒体并存、文化消费多元选择的现状，作家的价值取向、创作观念、艺术追求和读者的精神需求、审美情趣、欣赏习惯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化”。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呈现多元并存、活跃多样的发展态势：艺术的儿童文学，大众的儿童文学，雅俗共赏的儿童文学兼容并包，齐头并进。坚守文学品质、在艺术上不懈追求的，大有人在。如收入本“金奖文库”的曹文轩的《青铜葵花》、黄蓓佳的《亲亲我的妈妈》等，就是例证。勇于尝试、积极投入类型化写作的也不乏其人。艺术的儿童文学和大众的儿童文学中的佳作一齐受到广大小读者的青睐，并成了当今儿童文苑的热门话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多元发展、共存共荣的创作新格局。这可说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走向更加丰富、成熟的征兆。

从上面面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简要描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入选这套“金奖文库”的作品，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社会氛围中产生的，是各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作。它们都闪耀着鲜明的时代光泽，烙上了清晰的历史印记。

编选《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的目的，是为了集中介绍新中国成立60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优秀成果，把它们更好地推广到少年儿童读者中去，同时，也是为了留下较为系统、完整、弥足珍贵的资料，便于儿童文学工作者借鉴、研究。“金奖文库”所收作品，力求思想性、艺术性与儿童性完美统一，具有较为久远的艺术生命力，并为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在小读者中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编选作品强调质量第一，选精拔萃，努力选编代表新中国儿童文学主流的优秀之作；同时顾及作家代表性的广泛和不同的艺术风格、特色。

从1949年到2009年，60年间发表出版的儿童文学佳作浩如烟海，不胜枚举。入选“金奖文库”的30部作品，只是众多具有成就、特色的优秀之作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理应选入的优秀之作，由于版权归属和本文库容量所限未能收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下面以入选“金奖文库”的作家作品为主要依据，对60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收获、成就和特色作一概略的评述。

第一，文学观念的变革、更新。

通过多年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我国作家的儿童文学观念有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服务对象是少年儿童，作家更加牢固地树立起“儿童本位”、“以儿童为主体”、“以儿童为中心”的观念。在创作思想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只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和对教育作用的狭隘理解，对儿童文学功能的认识更完整、更准确了，越来越重视全面发挥儿童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而且深切地认识到，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作用都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审美愉悦来实现，在创作上更加自觉地把文学“以情感人”、“以美育入”的特征。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分为幼儿、儿童、少年三个层次，在创作实践上更加自觉地按照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审美需求、欣赏习惯来写作。

第二，题材、形式、风格的多姿多彩。

我们时代的生活五彩缤纷，日新月异，少年儿童读者的精神需求多种多样，与时俱进。这就要求作家不断探索、创新，在题材、主题、人物性格、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语言上不断出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家的艺术个性日益解放，艺术视野不断开阔，创新意识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一个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创作新格局。

在题材选择上，突破学校、家庭生活相对狭窄的天地，都市、乡村，历史、自然，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凡是有孩子的地方或者孩子向往的世界，几乎都进入了作家的视野。以小说为例，就有校园情感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探险小说、科幻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等等。作家在开拓题材上的新进展，还表现在：着力刻画孩子生活的同时，力求把孩子的小世界、小社会同成人生活的大世界、大社会联结、交融起来描写。在广阔的、色彩斑斓的社会背景下描写少年儿童的生活，或从少年儿童的视角来展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张之路的《第三军团》、黄蓓佳的《亲亲我的妈妈》等，都有着这样的内涵和特色。

在主题开掘上，讴歌、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历来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共同追求。进入新时期，儿童文学疆域的上空，又高高飘扬起爱的旗帜，以善为美的旗帜，人道主义的旗帜，大自然文学的旗帜。很多作家在创作中着力弘扬生活中的真、善、美，弘扬人文关怀、悲天悯人、天人合一的精神，在孩子心田里播撒坚韧、善良、友爱、同情的种子。无论是从取材革命历史斗争的《闪闪的红星》，还是描写当代北国少年命运的《独船》中，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面对困难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精神，也能捕捉到蕴涵其中的至纯至美的人性、

人情光辉。

在艺术形式、风格、表现手法上，很多作家都有一以贯之的审美选择、艺术追求，努力探求同自己的经历、气质、个性、擅长、兴趣相适应的创作路子，寻觅符合少年儿童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样式、文体。张天翼的奇特幻想、幽默夸张，严文井的诗情与哲理水乳交融，洪汛涛、葛翠琳的民族风格、民间色彩，这些老作家的童话创作各具鲜明的艺术特色。中青年童话作家更是敢于标新立异，大胆开拓。冰波的抒情型童话与周锐的热闹型童话自由竞赛，各显神通。张秋生独创的“小巴掌童话”，则是独树一帜的诗体故事样式。在诗歌创作上，任溶溶的奇妙风趣，柯岩的富于情趣，金波的清丽隽永，高洪波的幽默诙谐，他们各自在探索、追求艺术个性化的道路上，迈着坚实的步伐。

第三，努力贴近少年儿童的生活和心灵。

儿童文学是为少年儿童服务的文学。60年来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十分重视理顺儿童文学与小读者的关系，尽可能多层次、多功能地满足小读者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20世纪90年代，由于少年文学的崛起和家长关注独生子女的早期文学熏陶，曾一度出现少年文学、幼儿文学创作活跃而冷落童年文学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有所改变，三个年龄段的儿童文学开始呈现均衡发展的态势。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儿童文学进一步走向中小学语文教育以及文学阅读推广活动，小读者疏离文学读物的状况也有了改变。儿童文学与小读者在思想感情上、精神生活上的联系大大加强了。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体的小说和被称作诗体故事的童话，也是要写人物、写性格，着力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力求贴近孩子的生活、贴近孩子的心灵。优秀的小说、童话之所以能吸引读者、征服读者，总是同它成功地刻画出具有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少年王葆、神笔马良、小布头、红军小战士潘冬子、女生贾梅，以及未收入本“金奖文库”作品中的小兵张嘎、黑猫警长、皮皮鲁、霹雳贝贝、大头儿子、桑桑、乌丢丢、马小跳等一系列活灵活现、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组成了儿童文苑里一条长长的人物画廊。这些艺术形象深深地镌刻在小读者的心坎上，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或游戏伙伴。

第四，不断新陈代谢的创作队伍。

一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纯真童心、同少年儿童生活保持紧密联系、具有较高的思想、业务素质的创作队伍，是我国儿童文学不断发展、繁荣的保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生气勃勃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但规模较小，实力不够强大。进入新时期，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的贯彻落实和改革开放巨大潮流的推动，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富有朝气和活力的“五世同堂”的创作队伍。这套“金奖文库”就充分展示了“五世同堂”的强大阵容，几乎囊括了第一代至第四代具有代表性、成就卓著的作家，如第一代

的张天翼、陈伯吹；第二代的严文井、金近、郭风、包蕾；第三代的任大星、任大霖、洪汛涛、葛翠琳、柯岩、孙幼军、金波；第四代的张之路、常新港、高洪波、曹文轩、秦文君、黄蓓佳等。随着一些前辈作家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人的谢世和世纪之交一代文学新人的涌现，如今儿童文苑又形成新的“五世同堂”。队伍的不断新陈代谢、新旧交替，使文学生产力犹如一潭活水，永不枯竭。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崭露头角的作家，思想、艺术上日趋成熟，如今已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的主力军、中坚力量。新世纪崛起的一代新人，起点高，文化素质高，创作潜力大，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新中国诞生60年来，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并形成了多元发展、共存共荣的新格局。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除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扶持，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迅猛发展这样一些基本条件外，就文学思潮、创作观念、队伍素质来看，归根到底，主要是正确处理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读者的关系。坚定不移地为少年儿童服务，满腔热忱、千方百计走进小读者中去，深入小读者的心灵深处，尽可能满足他们多方面的精神需求。

二是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明确认识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是包含着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培养审美能力的。坚持“寓教于乐”，始终不离审美愉悦。

三是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创新是艺术生命的活力之本。没有创新，文学艺术就不能发展，不能前进。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学传统，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都是为了出新，创作出富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的中国儿童文学，立足中华，走向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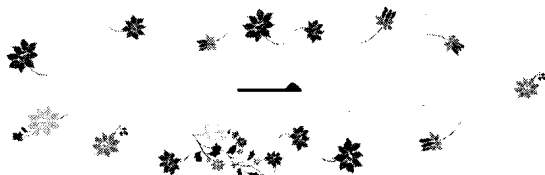
四是儿童文学作家与少年儿童生活的关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了解、熟悉少年儿童，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第一位工作。只有投身时代生活的激流，了解、把握当代少年儿童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审美情趣，才可能写出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回顾、总结60年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成绩、经验，是为了从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开坚实的步伐继续开拓前进。我们相信，肩负塑造少儿心灵重任的儿童文学作家，将满怀激情和爱心，向着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巅峰登攀，创作出更多鼓舞少年儿童奋发向上、艺术精湛完美的精品力作，为培育一代“四有”新人、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束沛德

2009年4月初稿

2009年6月1日改定



1934年，我七岁。

我生长在江西的一个山村里，庄名叫柳溪。我五岁那年，听大人们说，闹革命了。我爹也是个闹革命的，还是个队长。闹革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人小，不大明白。一天，见我爹带着一些提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人到了地主胡汉三家里，把胡汉三抓了出来，给他糊了一个高高的纸帽子戴上，用绳子把他拴起来，拉着他游乡。后来又听大人说，把地主的田也分了，以后穷人有田种，可以吃饱饭了。噢，我当时知道闹革命就是把田分给穷人种，让地主戴高帽子游乡。

我爹的名字叫潘行义，个子不很高，但身体很结实。他会打拳，还会耍大刀。他要起大刀来，嗖嗖的，大刀光一闪一闪，就好像几条哧哧放光的白带子把他裹起来一样。爹原来是个种田的庄稼人，他闹革命，是修竹哥指引的。

记得一天中午，我蹲在田头的树下看爹耕田，大路上走来了修竹哥。修竹哥姓吴，是在荆山教书的，他家就住在我们隔壁。他来到田头，见我爹累得满身大汗，便喊了声：“行义叔，歇歇吧！”爹说：“不行啊，牛是借人家的，吃饭前得赶着把田耕出来。”说着，又弓着腰，扶着犁向前耕。修竹哥说：“行义叔，你停停，我有事和你说。”爹听说有事，只好来到了田边：

“什么事呀?”

修竹哥说:“荆山那儿办起了一个农民夜校,你上那儿去上学吧!”

“嘿,上学!”爹连脚也没停,转身又往田里走,一边走,一边说,“都二十多岁的人了,还上学,我当什么事呢!”

修竹哥走过去拉住我爹:“行义叔,你听我说完呀,这个夜校,不光念书识字,还有人给我们讲天下大事哩!去听听吧,净讲些对种田人有好处的事。”

听了这些话,爹停下脚来关心地问:“能让种田人不再受罪吗?”

“就是为了让种田人不再受罪。”修竹哥说着把两只手翻动了一下,“要让种田的、做工的都起来,把天地变个样。”

“是要换个光景了。”爹直了直腰,擦擦额上的汗,“耕田没有牛,房子破了没钱修,不到五月里,地里的青谷就押给地主了,日子不能老这么过啊!”

“对呀!”修竹哥说,“毛委员派人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这里也要跟山南边学,要打土豪,分田地了。晚上一定去啊!”

爹听说毛委员派人到这里来了,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说:“好,晚上我去。”说罢又耕田去了。

晚上,爹和修竹哥一起上农民夜校去了。从那以后,爹每天晚上都去,不久,就学会讲很多革命道理,还学会了耍大刀使快枪。又过了一阵子,便领头在我们庄子里成立了赤卫队,当了赤卫队队长,领头打土豪分田地了。

爹当了赤卫队队长之后,人变得更好了,不大声大气地对妈妈说话,也不大向别人发脾气了。爹本来是不爱说话的,现在要是左右邻居谁家里有了什么事,他也去说说劝劝。妈妈整天脸上带着笑,爹叫她去做这做那,她都高兴地去做,天天跑来跑去的,实在是忙哩。妈妈上哪儿去,我都要跟着,妈妈嫌我赘脚,就对我说:“莫跟着我,到隔壁找椿伢子玩去。”椿伢子是修



竹哥的侄子，同我一样大，我俩常在一起玩的。

一天，妈妈又出去叫人做军鞋去了，我去找椿伢子玩。我俩玩了一会儿，又唱起歌来，歌是跟大人们学的：

太阳出来红艳艳，
井冈山来了毛委员，
带领工农闹革命，
劳苦大众把身翻。
打倒土豪分田地，
家家户户笑开颜。

唱着唱着，我想起那天给地主胡汉三戴高帽子游乡的事情来了。歌里不是有“打倒土豪分田地”吗？我就向椿伢子说：“你当土豪，我来打你，把你拴起来游乡吧！”

“把你拴起来游乡！”椿伢子不愿意当土豪。

我说：“你当土豪，我拿绳子来拴你。”说着我真的到家里拿了根小绳子出来，抓住椿伢子的手要拴他。

“我不当土豪，我不当土豪！”椿伢子一个劲儿地摇晃着手，并且抓起绳子的一头来拴我。我见他不愿当土豪还要来拴我，就猛一推，把他推倒了。他哭了起来，爬起来就向家里走，大声地喊着：“妈妈！”我知道把事做错了，爹是不许我欺负人的。就在这会儿，我爹来了，他从地上把椿伢子抱起来，给他擦了擦眼泪，问他：“怎么把你摆弄哭了？”椿伢子说：“他叫我当土豪，我不当。”爹笑了起来，又问：“你为啥不当土豪哩？”椿伢子说：“土豪是坏种！”爹哈哈地笑起来，说：“对啦，土豪是坏种！”正在这时，修竹哥来了，他的脸色沉沉的，走到我爹跟前说：“胡汉三跑了！”

“跑了？”爹的眼瞪得老大，忙把椿伢子放下，抽出他腰间的盒子枪，

“往哪儿跑去了？我把他追回来！”

修竹哥摇了摇头：“看样子是夜间跑的，说不定是跑县城去了。”

爹气得直跺脚，说：“早把他崩了就好了，他这跑了，可是个后患呀！”

爹说的意思我懂一些。听大人们说，胡汉三有好几百亩田，他家里的粮食，都是穷人从田里收的，够他家吃几十年都吃不完。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当白狗子，是个最坏最坏的大土豪。要是上一回叫他游乡之后把他一枪崩了多好，怎么叫他跑了呢？我看看修竹哥，修竹哥对爹说：“唉，怨我们不小心，放走了一只狼。”爹拨弄了一下枪说：“不论他跑哪儿去，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说着转身要走。修竹哥拉了他一下说：“现在顾不得抓他了，白鬼子进攻彭岗，上级要我们赤卫队到桂溪去牵制敌人。”说着他递给爹一张纸条。爹看了看纸条，说：“好吧，我们马上出动。”爹再没顾我和椿伢子，就直奔赤卫队队部去了。

在我们柳溪就能听到彭岗那边传来的枪声。我一听到枪响，就问妈妈：“这一枪是我爹放的吧？”妈点头说：“是的。”我听到这些枪声，心里很高兴，心想，爹一定能打死很多很多白狗子。妈这两天也特别忙，她和一些妇女们照顾那些从前方抬下来的受伤的红军叔叔，给他们喂饭呀，喂开水呀，夜里都不回家。

第三天早上，我和妈妈正在家里吃饭，忽然西院的吴三姑走来，在妈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妈丢下饭碗就往外走。我喊妈，妈也没理我，我也丢下饭碗跟着跑了出来。妈直奔胡家大院，我想，一定是有动手术的了，红军的医生就在那里。

我跟着妈妈跑进大院的东屋一看，见架起的门板上躺着一个人，那正是我爹。爹见我们来，一折身坐了起来。我见他一下子瘦了很多，眼睛显得更大了。妈急促地问：“你受伤了？”爹点点头：“没什么，左腿上钻进去个子弹。”说着他把身子翻了一下，把左腿向上搬了搬，这时我才见到他的左裤腿全让血染红了。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爹见我哭，有点儿烦，说：“哭什



么，别哭，再哭就出去！”我想不哭，可是又止不住，便偎在妈妈的身边，嚶嚶地哭着，怕爹撵我出去。妈妈轻轻地卷起爹的裤腿，我见爹的小腿上缠着纱布，纱布也让血染红了。这时，一个红军医生走了进来。他和妈一起把爹腿上的纱布解下来，然后看了看受伤的地方，又摸了摸，对爹说：“潘队长，你腿里的这颗子弹要取出来呀！”爹说：“取嘛，在里面又不能生崽。”说着还笑了笑。医生让妈妈站开了点儿，他就动手给爹洗伤口，要取出那颗钻在腿里的子弹。我躲在妈妈的身后，又想看，又不敢看。

医生替爹洗干净了伤口，就要动手取子弹了。这时隔壁又抬来一个受伤的叔叔，接着就听那个叔叔叫了两声。替爹洗伤口的医生去隔壁看了下，又走了回来。爹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个同志受了伤，就要动手术。爹说：“没有给他打麻药吗？”医生摇摇头说：“从救护队带来的麻药就剩下一针了……”说着拿起一小瓶药看了看，准备给爹打针。

爹一见几乎要站起来，摇着手说：“我的伤没什么！我不要用麻药，快把麻药拿给他用！”这时隔壁又传来一声叫疼声，医生犹豫了一下说：“潘队长，你手术时间要比他长，这针药还是给你用。”我爹大瞪着眼：“你这人好死板嘛，你不看我的身体多壮实，手术时间长点儿怕啥！快给送过去。”医生转脸看看我妈。我妈什么也没说，把脸转到一边去。爹瞪着眼向妈说：“喂，你说，叫他们把麻药拿过去。”妈看了看爹，向医生点了点头：“拿过去吧！”医生只好拿了麻药走到隔壁去。

麻药给了那个叔叔用了，没有多大会儿，那边的叔叔就不做声了。等医生再进到这边屋里来的时候，爹向妈说：“你带冬子出去吧。”妈妈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出了屋子，就在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下站着。停了一会儿，听到屋里有些动静，妈向我说：“冬子，你在这儿站着，我进去看看。”说着她又进了屋子。我不敢进屋子，可是又想看，脚不由得就向屋子跟前挪了挪，慢慢地就挨近了屋门口。门是半开着的，正好看见医生从爹腿里向外取子弹。爹的腿上划了个大口子，血滴答滴答地流着，他的头上滚着大汗珠子，牙紧咬

着，呼吸急促，但一声也不吭。我差一点儿又哭了出来，可这时爹的眼睛正好瞧见了。我不敢哭了，爹的眼睛中闪着两道光，那光是不准人哭的。他招招手，要我过去。我怯怯地往前走了走，忽然听到“当啷”一声，见一颗子弹头落在一个瓷盘子里。爹笑了，他问医生：“取出来啦？”

医生高兴地说：“取出来了！”他握起爹的手：“潘队长，你真行，一声都不响，一动都不动！”

爹说：“把那个子弹头给我吧。”

医生拿起瓷盘子里的子弹头，想擦去上面的血迹。爹忙说：“别擦，我就要带血的。”医生就把那颗带血的子弹头递到爹的手上，然后替爹裹好了腿上的伤口，就出去了。

爹叫妈把我抱到床板上，坐在爹的身边。他把那颗子弹头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冬子，你知道这颗子弹头是哪里来的吗？”我说：“是白狗子打的。”爹点点头，又问：“隔壁那个叔叔的伤是怎么来的？”我说：“也是白狗子打的。”爹看了看那颗子弹头，又看了看我，说：“白狗子要我们流了这么多血，该怎么办他们呢？”我说：“也用枪来打，叫他们也淌血！”

“好！”爹拍了下我的头说，“记住，等你长大了，要是白狗子还没打完，你可要接着去打白狗子。”

我小心地捧着那颗子弹头，那上边的血鲜红鲜红的，这是我爹流的血啊！我仰头问爹：“刚才向外拿这个子弹头时，你不疼吗？”爹说：“疼啊。”我又问：“打了麻药还疼不疼？”爹说：“打了麻药就不大疼了。”我说：“为什么你不打，又让给那个叔叔呢？”爹说：“冬子，我和他是阶级兄弟，他身上疼就跟我身上疼一样。”爹的话我只能朦朦胧胧地懂一点儿。我又问爹：“刚才那么疼，你为啥不叫唤哩？”爹说：“我叫唤，它也是要疼的嘛，我硬是不叫，它就怕我哩，就不疼啦！”我听爹的话很有意思：疼的时候硬是不怕，疼就会怕你，也就不疼了！能真是这样吗？妈见我缠着爹只顾问这问那，便把我抱下来，说：“别东问西问的啦，让你爹歇歇吧。”这时修竹哥来了。修



竹哥一来，爹就要下来，修竹哥忙拦住爹，问他：“你要干什么？”爹说：“子弹取出来了，我得上去！”修竹哥说：“你上哪儿去？”爹说：“打仗去呀！”修竹哥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你别去了，你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爹问：“什么任务？”

修竹哥说：“红军要离开根据地！”

“为什么？”爹不大明白，问了一句。

修竹哥想继续说下去，见我和妈妈在一边，又不说了。爹让我和妈妈走开，接着就听他和修竹哥激烈地说起话来：

“有人不按毛主席的办法打，必然要打败仗！”

“是呀，按毛主席的办法打，敌人的四次‘围剿’都被我们打败了；可这一次打了好几个月，越打越糟！”

“我们都有意见！”

我问妈妈：“他们说什么呀？”妈妈不理我，拉着我走出院子。

爹养了一些日子的伤，能和平时一样走路了。又过了几天，任务来了。什么任务呢？原来爹要编到红军主力里去，随红军一起去打仗。

妈妈这几天显得特别忙碌。晚上，她一个劲儿地赶着做鞋，已经做了三双。白天，做早饭时，她总要煮上几个鸡蛋，等到第二天，看爹没走，就把鸡蛋给我吃了，到下顿饭时，她再煮上几个。这样，她已经煮上四次了。我呢，觉得很新鲜。心想爹这次要出去很远很远，打一个大仗吧，要不，妈妈为什么准备这么多鞋呢？

一天夜间，我已经睡熟了，忽被一阵说话声搅醒，我听是爹和妈的声音。爹已经有好几夜没回家睡了，这次回来是干什么的呢？就听妈说：“你这次出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爹说：“很难说，听说要去和兄弟部队会师，也有的说要北上抗日，要等打完日本鬼子才能回来呢。”

“要是我去也能帮着做点儿事，”妈妈说，“我和冬子也跟着去吧！”

“不行，那是大部队长途行军，要天天打仗的。”

“你们走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像过去一样嘛，该支前还支前，该斗争还斗争。”爹问妈，“你和那几家家属谈得怎么样？她们的思想都通了吧？”

妈说：“都通了。”

“往后更要很好地把大家都团结起来。”

妈说：“是的。你们红军在的时候，大家心里都踏实，如今你们一走，有的人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

“红军走了，党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还在，照样闹革命嘛！”爹稍停了下又说，“当然了，环境变了，革命的形式也要跟着变。”

妈说：“大家也都有准备了。”

停了一会儿，爹说：“你入党的事，我已经向修竹说了，他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修竹不走吗？”

“他不走，他负责我们这一片党的工作。”

“只要有党在，大家的心里还是会很踏实的。”妈又问爹，“你看我还有什么缺点？以后也好注意改。”

爹说：“以后斗争性要强些。红军北上了，斗争的环境可能要艰苦得多，残酷得多，你一定要更坚强一些才行。”

妈说：“我一定要刚强。一年多了，我一直想入党，总觉得不够条件，从小就是个绵性子。”

“入了党，就不能按一般人要求自己了。”爹的声音是那样的坚定，“等你成了党员之后，你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个战士了。”

妈激动地说：“以后我是党的人了，党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还有冬子，”爹提到了我，“我很疼这孩子，以后怕要有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你得好好教育他。”